

# 談促進溝通訓練的歷史 及其給予臺灣的啓示

李明洋

高雄市立仁武特殊教育學校教師

## 摘要

近幾年，臺灣的教育界、醫學界、聽語界，以及身障家長團體興起了一股促進溝通訓練（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, 簡稱 FC）的熱潮，相關 FC 的演講、研習及工作坊，由北至南相繼開辦。FC 的出現，霎時間讓許多低口語及無口語身障生的家長、教師、治療師及心理師感到驚艷，莫不將之視為治癒孩子的新療法。事實上，FC 並非新的技術，早在 30 餘年前即在澳洲誕生，隨後在美國及丹麥等地流行。不過，由於 FC 扶手打字的做法相當具有爭議性，而且在國外許多採用 FC 的國家，均曾發生採用 FC 的個案誣告親友對其虐待的案件，因而備受各方撻伐，而使其聲勢大衰，幾致銷聲匿跡。然而，就在 30 餘年後的今日，FC 竟重現於臺灣，不僅某些私人診所開班授課，甚至還有辦學者以推廣 FC 為治校理念，聲勢可說是如日中天。有鑑於此，筆者乃蒐羅國外相關 FC 的文獻資料，從 FC 的歷史發展加以闡述，並從中歸納出若干值得我國借鏡及省思之處，希冀能讓國人對 FC 有某種程度的認識，並從國外的經驗汲取教訓，以避免國內的 FC 陷入國外歷史的泥沼之中。

**中文關鍵詞：**促進溝通訓練、低口語、無口語、身心障礙

**英文關鍵詞：**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, Low-verbal, non-verbal, disabilities

## 壹、前言

近幾年，臺灣的教育界、醫學界、聽語界，以及身障家長團體興起了一股促進溝通訓練（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, 以下簡稱 FC）的熱潮，相關 FC

的演講、研習及工作坊，由北至南相繼開辦。FC 的出現，儼然在許多低口語或無口語身障生的家長、教師、治療師及心理師的心中，燃起了希望的光芒。不過，FC 是近幾年才有的產物嗎？究竟 FC 的來龍去脈為何？以及 FC 真的適用於所有低口語或無口語能力的身障孩子嗎？本文共分爲兩個部分，首先闡述 FC 的歷史發展，

接著則是筆者總結 FC 的歷史發展，提出若干值得我國借鏡及省思之處。

## 貳、FC 的歷史

對臺灣的民眾來說，FC 或許是這幾年的新產物，但 FC 早在上個世紀即已出現，綜合相關文獻，筆者認為 FC 的歷史可概分為萌芽期、發展期、茁壯期、辯證期，以及平靜期等幾個階段，依序說明如下：

### 一、萌芽期

何謂 FC？簡單地說，FC 係一種藉由協助者 (facilitator) 的手，或拉或扶著無口語或低口語身障者的手腕、手肘、手臂、肩膀或袖子，甚至以繩子牽引等方式，使其能運用食指 (index finger)，選擇物品、圖卡、字彙或字母，以達到與人溝通的技術 (Biklen, 1990; Biklen & Schubert, 1991; Crossley, 1992, 1994, 1997)。不過，此種以肢體協助身障者溝通的概念，早在 50 餘年前，即有美國人 Oppenheim、丹麥人 Hansen 及英國人 Wing 提出施行 (Pilvang, 2002)。例如 Oppenheim 在 1959 年就開始以肢體協助的方式，教導其自閉症的孩子，用手書寫自己的名字、字彙及句子 (Edelson, Rimland, Berger, & Billings, 1998; Oppenheim, 1974; Pilvang, 2002)；而 Hansen 亦從 1960 年代開始，以類似的方法教導自閉症孩童書寫，甚至協助孩童穿脫衣物、拼圖及繪畫等 (Pilvang, 2002)。

1961 年，Oppenheim 發表了一篇標題為「They said my child was hopeless」的文章，此為首篇以肢體協助自閉症孩童書寫表達為內容的文獻 (Edelson, Rimland,

Berger, & Billings, 1998)。不過，可能是因為缺乏較多成功的案例，也因此 Oppenheim 的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廣大的迴響 (Edelson, Rimland, Berger, & Billings, 1998)。10 餘年後，Oppenheim 將多年來教導自閉症孩童的經驗集結成「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autistic children」乙書出版 (Oppenheim, 1974)。

### 二、發展期

於此同時，澳洲的 Crossley 也採用類似的方法，在其服務的 St. Nicholas 醫院，教導低口語及無口語能力的身障者以手指打字與人溝通，並將此法定名為促進溝通訓練 (FCT，一般則簡稱為 FC)，此乃 FC 的濫觴；只是 Crossley 教導的對象為腦性麻痺者，並非自閉症者，且表達的方式為打字，而非書寫 (Biklen, 1990; Biklen & Schubert, 1991; Crossley, 1994)。經過一段時間的實施，Crossley 宣稱有 12 名原本被鑑定為合併肢障及智障的孩童，因 FC 的介入而能成功地與人溝通，並表示這些孩童擁有和一般人不相上下的智商，甚至有些孩童的智商還高於一般人 (Jacobson, Mulick & Schwartz, 1995)。後來，Crossley 的學生 McDonald 為了爭取自由，不惜與 St. Nicholas 醫院對簿公堂，最後 Victoria 州最高法院做出判決，認為 McDonald 具有溝通能力，乃允許其離開醫院 (Jacobson, Mulick, & Schwartz, 1995)。

正當 FC 在澳洲如火如荼地展開之際，丹麥 FC 的使用者也傳出驚人的發現，亦即許多無口語能力的智能障礙者，開始用溝通版和打字機與人溝通；而一些原本具有暴力行為的智障者，也因為透過 FC

表達需求，而使其情緒受到控制；後來，當 Crossley 造訪丹麥時，即與當地的 FC 使用者進行交流，並給予對方諸多建議 (Pilvang, 2002)。1985 年，Crossley 進一步將 FC 運用於自閉症孩童，結果發現這些孩童可以表達出超乎水準的語句，過程中也沒有出現時態、文法以及代名詞混淆等自閉症者常見的錯誤 (Biklen, 1990)。不過，由於醫院及政府當局始終質疑 FC 的溝通內容並非源於身障者 (Biklen, 1990; Biklen & Schubert, 1991)，因此反對的聲浪未曾間歇，而 St. Nicholas 醫院最後也在 Victoria 州政府的命令下關閉。

St. Nicholas 醫院關閉後，Crossley 遂在 1986 年創立了「尊重、教育、擁護和語言基金會 (Dignity, Education, Advocacy and Language, 以下簡稱 DEAL)」，該單位係一所專門為低口語或無口語能力的身障者服務的機構 (Ann McDonald Center, 2012)，針對腦性麻痺者、自閉症者及智障者採用 FC 進行訓練。

### 三、茁壯期

1989 年，任職於美國雪城大學 (Syracuse University) 的 Biklen 造訪 DEAL，進行為期 4 週的觀察與訪談，然後在回國後，將記錄所得整理成「Communication Unbound: Autism and Praxis」乙文，闡述其在 DEAL 機構中，看到 21 名身障者運用 FC 與人溝通的過程與成效 (Biklen, 1990)。結果該文甫一刊出即吸引各界的目光，在美國及加拿大造成轟動 (Edelson, Rimland, Berger & Billings, 1998)。為了推廣 FC，Biklen 乃於 1992 年在雪城大學成立了 FC 的專責單位

「促進溝通機構 (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Institute, 以下簡稱 FCI) (Institute on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, 2010)，並且至少有兩所新英格蘭地區的大學成為 FCI 的合作夥伴 (Green, 1994)。

在 FCI 的運作下，有關 FC 的文宣及影片陸續出版，相關 FC 的研習營及工作坊亦相繼開辦，於是一時之間 FC 蔚為風潮，雜誌、刊物、電台及電視節目爭相報導 (Green, 1994; Simpson & Myles, 1995)，甚至美國自閉症學會 (Autism Society of America) 還為 FC 製作文宣，大力推廣 (Siegel & Zimnitzky, 1998)。於是在 DEAL 及 FCI 的大力宣傳之下，FC 的分布地區，遍及澳洲、紐西蘭、美洲 (美國、加拿大、阿根廷)、歐洲 (丹麥、芬蘭、英國、法國、德國) 和亞洲 (印度、日本) 等地 (Raising Children Network, 2011; Remington-Gurney, 2002; Sjöholm & Sjöholm, 1994; TMPP, 2012)。

### 四、辯證期

雖然 FC 受到各界的矚目，吸引了眾多的追隨者，然而猶如 Crossley 當初的情形一樣，批評與質疑的聲浪隨之而來。此乃因 FC 的實施係由一名協助者從旁協助身障者以手指打字，而這種透過他人提供肢體協助的溝通模式，往往讓人懷疑其溝通內容的真實性：打出的文字內容究竟是發自於身障者本身，抑或是協助者個人意見的投射 (Green, 1994; Moor, Donovan, & Hudson, 1993; Prior & Cummins, 1992; Simon, Whitehair, & Toll, 1996; Stock, 2011)？類似這種質疑陸續在學術刊物上出現。因此，許多研究者乃投入實徵性研

究，幾年內，針對 FC 所做的實證性報告猶如雨後春筍般，此撲彼起地相繼出版。

這些報告的屬性，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：1.描述性報告，亦即以敘述的方式記錄個案能否在協助下進行溝通；2.臨床實驗研究，多半採用雙盲實驗設計(double-blind experimental design)，驗證身障個案是否受到協助者的影響；3.模擬實驗研究，作法類似臨床實驗，唯以一般人為對象；4.教學實驗研究，即採前後測實驗設計，探討個案接受 FC 訓練後的進步情形。結果支持與反對者均有，其中，支持 FC 成效的多半為描述性報告（例如 Biklen & Schubert, 1991; Crossley, 1997）及少數幾篇實驗研究（例如 Olney, 1995），而大多數的臨床實驗研究（例如 Crews, Sanders, Hensley, Johnson, Bonaventura, Rhodes, & Garren, 1995; Montee, Miltenberger, & Wittrock, 1995; Moor, Donovan, & Hudson, 1993; Simon, Toll, & Whitehair, 1994; Simon, Whitehair, & Toll, 1996; Wheeler, Jacobson, Palieri, & Schwartz, 1992）和模擬實驗研究（例如 Burgess, Kirsch, Shane, Niederauer, Graham, & Bacon, 1998）均顯示協助者影響個案的表達內容，且教學實驗研究的結果也不支持 FC 的成效（Bomba, O'Donnell, Markowitz & Holmes, 1996; Edelson, Rimland, Berger & Billings, 1998; Simpson & Myles, 1995）。

由於大多數採用雙盲實驗設計的實徵研究結果否定 FC 的成效，即使少數幾篇臨床實驗研究的結果支持 FC 的成效，但彼等研究在設計上多半有瑕疵，無法提出有利的證據，因此包括美國青少年心理學

會 (American Academy of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)、美國小兒科學會 (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)、美國聽語學會 (American Speech-Language-Hearing Association)、美國智能障礙學會 (American Association on Mental Retardation)、美國心理學會 (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)、加拿大自閉症協會 (Autism Society of Canada)、密西根行為分析學會 (Behavior Analysis Association of Michigan) 等數個學術團體透過會議或網路串聯，陸續發表聲明，嚴詞批評 FC 缺乏實證根據，並警告使用者務須謹慎 (American Speech-Language-Hearing Association, 1994; BAAM, 2012; Green & Shane, 1994; Siegel & Zimnitzky, 1998)。

除了學術界對 FC 多所批評外，FC 亦未受官方支持，其因在於許多身障者接受 FC 的訓練後，竟控訴其遭受親人性虐待，結果這些案件經由醫學檢查與臨床實驗後，多數均被證實為子虛烏有 (Hostler, Allaiure, & Christoph, 1993; Howlin & Jones, 1996; Siegel, 1995)。有鑑於此，某些州政府法院乃禁止採用 FC 所做的證詞，即便未禁止採用，法院也有權要求以實驗方法驗證 FC 的成效，以決定是否採用其證詞 (Konstantareas, 1998)。而包括美國紐約州智能障礙及發展障礙辦公室 (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Mental Retardation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)、麻州智能障礙部 (Massachusetts Department of Mental Retardation) 等官方單位亦公開反對 FC 的施行 (Green & Shane, 1994)。無獨有偶地，在這段期間，澳洲及丹麥境內也有類

似的控訴案件，最後也都因為查無具體事證，以及無法證實 FC 的成效而撤回告訴 (Pilvang, 2002; Prior & Cummins, 1992)。

1993 年，美國公共電視 (Public Broadcast System, 簡稱 PBS) 的 Frontline 節目播放「Prisoners of Silence」乙片，片中針對 FC 進行全面性地探討與論述，不僅在影片中呈現實驗研究的過程與結果，並且訪談被使用 FC 的孩子指控為性侵嫌疑的受害者 (Siegel & Zimnitzky, 1998)。結果該節目的播出引起了民眾的熱烈迴響，FC 的成效乃受到大眾的質疑，而使其支持者逐漸流失 (Edelson, Rimland, Berger, & Billings, 1998; Pilvang, 2002)。

### 五、平靜期

時至今日，雖然丹麥的 FC 在官方禁止下已近消失 (Pilvang, 2002)，美國、澳洲及其他地區的 FC 熱潮也早已消退，但 Biklen 及 Crossley 卻仍堅守著 FC 的信念，前者將 FCI 更名為「溝通與融合機構 (Institute on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, 簡稱 ICI)」，而後者亦將 DEAL 更名為「安·麥克唐娜中心 (Ann McDonald Center)」，繼續進行 FC 的訓練及推廣工作。

### 參、FC 的發展給予臺灣的啟示

自從 Crossley 在 1977 年對外宣稱 FC 的功效，讓 FC 初次登場，直到 Biklin 於 1992 年成立 FCI 大力推廣，使 FC 在國際的舞台上占盡風頭。但是好景不常，繼之而來的質疑與批判排山倒海而來，甚至被外界冠上偽科學 (pseudoscientific) 的名

稱，並將之拿來與聰明的翰斯 (Clever Hans, 即類似會算數的神牛) 及通靈板 (Ouija Board, 即類似中國的扶乩和蝶仙) 等名詞劃上等號 (Green, 1994; Seigel, 1995; Wenger, Fuller, & Sparrow, 2003)，使得 FC 的光環盡失。然而，30 餘年後的臺灣，FC 才正要上演，且與當初國外 FC 剛開始流行時的情形頗為雷同，不禁令人擔心臺灣是否也會重蹈國外的覆轍？因此，筆者綜合 FC 相關文獻，並加上自己的意見，提出如下幾點看法與建議，供各界參考：

#### 一、應讓 FC 的相關資訊公開化

雖然早在 30 餘年前 FC 即已在國外出現，但在臺灣似乎仍然是個非常陌生而新穎的技術，而且短短兩年內即在國內造成旋風，實務界熱衷的程度實屬罕見。然而當筆者查找資料時，發現國內的學術期刊居然沒有任何一篇以 FC 為探討主題的文獻，兩相比較，國內學術界與實務界之間的落差竟如此之大，著實令人感到詫異。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，筆者認為或許是因為國內學術界其實早已聽聞 FC，但因爭議過大，且不被國外學界所推崇，所以國內學者專家並沒有將 FC 引進國內；至於社會大眾，可能礙於語言隔閡及資訊取得不易 (國內民眾如欲一窺國外全文電子文獻及報告，除非經由政府單位、學術機構或部分私人企業的授權，否則根本無從取得)，因此對 FC 相當陌生。有鑑於此，學術界實應挺身而出，將國外 FC 的相關研究、文獻及評論公開化，以提供身障者家長有更多元的資訊得以參考；政府部門及學術機關實應正視資訊透明及資料共享的重要性，共同研擬與規劃，將國內外文獻

資料予以整合，建置成足供全國民眾查閱、下載的免費電子文獻資料庫，而非固守著敝帚自珍、閉門造車的狹隘觀念，而造成資訊不公及不對等的現象；實務工作者亦應加強國外 FC 相關資訊的蒐集和閱讀，對 FC 的來龍去脈以及實施上可能遭遇的問題有所梗概，如此方能在身障孩童家長詢問 FC 時給予適當的建議。

## 二、應瞭解 FC 所根據的實證理論

近幾年，證據本位的實務 (evidence-based practice) 屢屢在國內外期刊及學術會議上提出，亦即從事臨床工作者，在採用某種方法或策略前，應先了解其背後所具備的實證理論基礎 (林惠芬，2009；Horner, Carr, Halle, Mcgee, Odom, & Wolery, 2005)。對於教育工作者而言，更應重視實務與理論的結合，畢竟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，若在不知為何而為的情形下，給予孩子不適當的策略，豈不是將孩子當白老鼠嗎？因此，如欲訓練身障孩子使用 FC，家長或臨床工作者務必先了解 FC 所根據的實證理論為何，進而判斷其所持理論的合理性，以做為選擇 FC 與否的依據，如此方不致於人云亦云，霧裡看花，而導致無法彌補的後果。

## 三、應證實打字內容未受協助者影響

如前所述，FC 之所以備受外界質疑與批評，主要原因就是 FC 支持者未能提出強有力的證據，證明協助者並未將個人意見投射在個案的打字內容。雖然協助者在接受訓練時，均被告知必須詳實地打出個案內心的話 (Konstantareas, 1998)；Sonnenmeier (1993) 亦指出，協助者務必

謹慎監控 FC 的過程，尤應避免預先猜測；然而弔詭的是，採用雙盲實驗設計的研究顯示，當協助者與個案的題目不同時，個案打出的全都是協助者的答案，而非自己的 (Montee, Miltenberger & Wittrock, 1995; Simon, Toll & Whitehair, 1994; Wheeler, Jacobson, Palieri & Schwartz, 1992)；而當研究者進一步詢問協助者是否影響個案打字時，每位協助者卻都矢口否認，且篤定是由個案自己打的 (Montee, Miltenberger & Wittrock, 1995)。顯然，協助者並不知道自己影響了個案打字，而此即心理學上的不自主現象 (automatism)，亦即協助者會因為不自主的心理作用，不經意地將自身意見投射在個案身上，而這樣的現象也被模擬實驗的結果所證實 (Burgess, Kirsch, Shane, Niederauer, Graham, & Bacon, 1998; Wenger, Fuller, & Sparrow, 2003)。總此而觀，若 FC 的倡議者希望家長及臨床工作者相信 FC 的效用，就應該採取諸如雙盲實驗設計等嚴謹的研究程序 (Dillon, Fenlason & Vogel, 1994)，證實協助者確實沒有影響個案打字，並建立足以釐清誰是溝通者的機制，否則採用 FC 將非常危險而應該予以禁止 (Gmrardt, Vanderheiden, Huebner, Klund & White, 1994)。

## 四、務須瞭解採用 FC 可能造成的後果

從 FC 的發展歷程來看，無論是澳洲、美國或丹麥，均曾發生身障者透過 FC 控訴其遭受親人虐待的事件 (Hostler, Allaiure & Christoph, 1993; Howlin & Jones, 1996; Pilvang, 2002; Prior & Cummins, 1992; Siegel, 1995)。雖然這些控訴最後多半被證實為虛構，然而卻已對當

事者造成嚴重的傷害，比如身障者被社福單位強行帶走；無辜者被警方拘提；爲了打官司而失去工作；高額的訴訟費用導致家庭瀕臨破產，以及遭到他人異樣眼光的看待和內心的煎熬等 (Jones, 1994; Seigel, 1995)。有鑑於此，許多學者專家及學術團體乃提出嚴重警告，認爲 FC 的使用無疑具有危險性，可能會造成嚴重的後果 (American Speech - Language - Hearing Association, 1994; BAAM, 2012; Green & Shane, 1994; Siegel & Zimnitzky, 1998)。因此，家長及實務工作者在採行 FC 之前，務須再三考慮自己是否能承擔風險，以及若不幸發生類似事件時，自己是否能負起應盡的責任 (Bligh & Kupperman, 1993; Sjöholm & Sjöholm)。

#### 五、應訂定 FC 適用對象的篩檢標準

在國內的一些 FC 研習會場，常會聽到講者表示 FC 適用於所有低口語及無口語能力的個案。然而，ICI 的官方網站明白表示，FC 並非對任何人有用 (Institute on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, 2010)；Crossley (1992) 亦指出，藉由 FC 而成功表達者包括自閉症者、智能障礙者（例如唐氏症者）和輕度腦性麻痺者；但是她也坦承，FC 並不適用於重度肢體障礙者。此外，雖然以往在控制下進行的實驗研究結果，大多對 FC 的成效持否定態度，亦即不認爲個案能在協助下表達自己的意見 (Burgess, Kirsch, Shane, Niederauer, Graham, & Bacon, 1998; Crews, Sanders, Hensley, Johnson, Bonaventura, Rhodes & Garren, 1995; Montee, Miltenberger, & Wittrock, 1995; Moor, Donovan, & Hudson,

1993; Simon, Toll, & Whitehair, 1994; Simon, Whitehair, & Toll, 1996; Wheeler, Jacobson, Palieri, & Schwartz, 1992; Wenger, Fuller, & Sparrow, 2003)，不過亦有極少數的實驗研究指出，個案所打的內容確實是自己的意見 (Olney, 1995)；由此或可推測，或許 FC 確實適用於某些特定條件的個案。因此，FC 倡議者實應透過嚴謹的實驗處理，證實 FC 確實對哪些條件的個案有效，從而訂定出 FC 適用對象的篩檢標準，而非全盤接收，來者不拒，否則可能平白耗費許多的人力與物力，卻仍得不到任何成效。

#### 肆、結語

30 餘年前，當 FC 在澳洲、美國及丹麥等地風行之際，臺灣並未趕上風潮。30 餘年後的今日，FC 才正要登上臺灣的舞台，然而，多數國人對於 FC 的認知或僅限於某幾本翻譯書籍，或僅囿於某幾場研習會的講演內容，實是非常有限。因此，希冀拙文的介紹，能提供國人對 FC 有某種程度的認識，並能從國外的經驗汲取教訓，將 FC 修改成適合本國國人的需求，如此，或許才能避免國內的 FC 陷入國外歷史的泥沼。

#### 參考文獻

- 林惠芬 (2009)。從理論至實務：實證本位教學的省思。《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年刊》，17-26。
- American Speech-Language-Hearing Association.

- (1994). *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*. Retrieved March 30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www.asha.org/docs/html/TR1994-00139.html>. Online date: 2012/3/30.
- Ann McDonald Center. (2012). *About Us*. Retrieved May 25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www.annemcdonaldcentre.org.au/about-us>.
- BAAM (2012). Resolutions and statements by scientific, professional, medical, governmental, and support organizations against the use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Retrieved May 27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www.baam.emich.edu/baam-mainpages/autism-page.htm>.
- Biklen, D. (1990). Communication Unbound: Autism and Praxis. *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*, 60, 291-315.
- Biklen, D. & Schubert, A. (1991). New words: the communication of students with autism. *Remedial and Special Education*, 12, 46-57.
- Bligh, S. & Kupperman, P. (1993). Brief report: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evaluation procedure accepted in a court case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3, 553-557.
- Bomba, C., O' Donnell, L., Markowitz, C. & Holmes, D. L. (1996). Evaluating the impact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on th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fourteen students with autism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6, 43-58.
- Burgess, C. A., Kirsch, I., Shane, H., Niederauer, K. L., Graham, S. M., & Bacon, A. (1998).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s an ideomotor response. *Psychological Science*, 9, 71-74.
- Crews, W. D., Sanders, E. C., Hensley, L. G., Johnson, Y. M., Bonaventura, S., Rhodes, R. D., & Garren, M. P. (1995). An evaluation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in a group of nonverbal individuals with mental retardation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5, 205-213.
- Crossley, R. (1994). *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*. New York: Teacher College Press.
- Crossley, R. (1997). Remediation of communication problems through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: a case study. *European Journal of Disorders of Communication*, 32, 61-87.
- Crossley, R. (1992). *Using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nd access*. Retrieved April 20, 2012, from the WWW: [www.fc2000.dk](http://www.fc2000.dk).
- Dillon, K. M., Fenlason, J. E., & Vogel, D. J. (1994). Belief and use of a questionable technique,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,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. *Psychological Reports*, 75, 459-464.
- Edelson, S. M., Rimland, B., Berger, C. L., & Billings, D. (1998). Evaluation of a mechanical hand-support for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8, 153-157.
- Emerson, A., Grayson, A., & Griffiths, A. (2001). Can't or won't: evidence relating to authorship in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nguage & Communication*, 36, 98-103.
- Gmradt, J., Vanderheiden, G., Huebner, R., Klund, J., & White, P. (1994). *Description of case studies on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*. Wisconsin: Tra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.
- Green, G. & Shane, H. C. (1994). Science,

- reason, and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*, 19, 151-172.
- Green, G. (1994).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: mental miracle or slight of hand? *Skeptic*, 2, 68-76.
- Horner, B. H., Carr, E. G., Halle, J., Mcgee, G., Odom, S., & Wolery, M. (2005). The use of single-subject research to identify evidence-based practice in special education. *Exceptional Children*, 71, 165-179.
- Hostler, S. L., Allaiure, J. H., & Christoph, R. A. (1993). Childhood sexual abuse reported by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Pediatrics*, 91, 1190-1191.
- Howlin, P. & Jones, D. P. H. (1996). An assessment approach to abuse allegations made through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Child Abuse & Neglect*, 20, 103-110.
- Institute on Communication and Inclusion. (2010). *Basic about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or supported typing*. Retrieved March 30, 2012, from the WWW: [http://soe.syr.edu/media/documents2010/7/ICI\\_search\\_Statement\\_2010.pdf](http://soe.syr.edu/media/documents2010/7/ICI_search_Statement_2010.pdf).
- Jacobson, J. W., Mulick, J. A., & Schwartz, A. A. (1995). A history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: Science, pseudoscience, and atiscience. *American Psychologist*, 50, 750-765.
- Konstantareas, M. M. (1998). Allegations of sexual abuse by nonverbal autistic people via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: testing of validity. *Child Abuse & Neglect*, 22, 1027-1041.
- Montee, B. B., Miltenberger, R. G., & Wittrock, D. (1995). An experimental analysis on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*, 28, 189-200.
- Moor, S., Donovan, B., & Hudson, A. (1993). Brief report: Evaluation of eight case studies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3, 531-539.
- Olney, M. F. (1995). Time and task sampling approach to validation: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using educational computer games. *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ersons with Severe Handicaps*. California: San Francisco.
- Oppenheim, R. C. (1974). *Effective teaching methods for autistic children*. 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. Illinois: Springfield.
- Pilvang, M. (2002).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in Denmark: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Denmark. *The Seventh Biennial ISAAC Research Symposium*. Denmark: Odense.
- Raising Children Network. (2011). *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*. Retrieved May 27, 2012, from the WWW: Website address:[http://raisingchildren.net.au/articles/facilitated\\_communication\\_th.html/context/932](http://raisingchildren.net.au/articles/facilitated_communication_th.html/context/932).
- Remington-Gurney, J. (2002). *History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training*. Retrieved March 30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www.optionsctc.com.au/documents/historyoffacilitatedcommunicationtraining.pdf>.
- Remington-Gurney, J. & Wilson, M. (2011). *History of FCT In Queensland*. Retrieved March 30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www.optionsctc.com.au/documents/HistoryofFCTInQueensland-1.pdf>

- Siegel, B. (1995). Brief report: assessing allegations of sexual molestation made through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5, 319-326.
- Siegel, B. & Zimnitzky, B. (1998). Assessing 'alternative' therapies for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in children with autistic spectrum disorders: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nd auditory integration training. *Journal of Speech-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*, 2, 61-69.
- Simon, E. W., Toll, D. M., & Whitehair, P. M. (1994). A naturalistic approach to the validation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4, 647-657.
- Simon, E. W., Whitehair, P. M., & Toll, D. M. (1996). A case study: follow-up assessment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6, 9-18.
- Sjöholm, B. & Sjöholm, M. (1994).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and treatment abuse. *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*, 24, 549.
- Simpson, R. L. & Myles, B. S. (1995). Effectiveness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with children and youth with autism. *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*, 28, 424-439.
- Sonnenmeier, R. (1993). Co-construction of messages during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 Digest*, 1, 7-9.
- Stock, B. (2011). Mixed Messages: *validity and ethics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*. *Disability Studies Quarterly*, 31. Retrieved March 30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dsq-sds.org/article/view/1725/1773>.
- TMPP (2012). *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*. Retrieved April 20, 2012, from the WWW: <http://www2.tmpp.net/cf.htm>.
- Wenger, D. M., Fuller, V. A., & Sparrow, B. (2003). Clever hands: uncontrolled intelligence in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*, 85, 5-19.
- Wheeler, D. L., Jacobson, J. W., Paglier, R. A. Schwartz, A. A. (1993). An experimental assessment of facilitated communication. *Mental Retardation*, 31, 49-59.